



55-12
2797
55-45



門仁12
2797
55-46



春秋四傳卷之十一

閔公 公名啓方。史記名開。蓋爲漢景帝諱。莊公。子。年九歲即位。在位二年。

諡法在國逢難曰閔。

周 詳見隱公元年三十

鄭 詳見隱公元年三十

齊 管仲爲政

宋 詳見隱公元年

晉 獻公十六年。是年晉作二軍。

衛 魯閔公二年狄滅衛。宋桓公立衛戴公。以廬于曹。戴公名申。立其年卒。而立文公。

蔡 詳見隱
公元年

曹 詳見隱
公元年

滕 詳見隱
公元年

陳 詳見隱
公元年

杞 詳見隱
公元年
及僖公元年

薛 魯莊公三十
一年薛伯卒

莒 詳見隱
公元年

邾 文公
五年

許 穆公三
十七年

小邾 見莊公
元年

楚 令尹子
文為政

秦 詳見隱
公元年

吳 詳見隱
公元年

越 詳見隱
公元年

申 惠王十
六年

齊桓二十五年。晉獻十六年。
衛懿八年。蔡穆十四年。鄭文
十二年。曹昭公班元年。陳宣三十二年。杞惠
十二年。宋桓二十一年。
秦成三年。楚成十一年。

春王正月

孰繼繼子般也孰弒子般慶父也殺公子牙
左傳不書即位亂故也公羊傳公
何以不言即位繼弒君不言即位

○周禮註云凡國諸諸侯國有司謂正有司有事謂命禮贈賜之屬詔贊者以告主人佐其受之

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弑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遇惡也既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惡乎歸獄歸獄僕人鄧扈樂曷為歸獄僕人鄧扈樂莊公存之時樂曾淫于宮中子般執而鞭之莊公死慶父謂樂曰般之辱爾國人莫不知盍弑之矣使弑子般然後誅鄧扈樂而歸獄焉季子至而不變也穀梁傳繼弑君不言即位正也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爾

胡傳

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莊公薨子般卒慶父未人利閔公之幼而得立焉是內不承國於先君也按周制王哭諸侯則太宗伯為上相未有諸侯之薨而不告于王者也職喪掌諸侯之喪以國之喪禮泄其禁令序其事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未有諸侯之子主喪而王不遣使者也今魯有大故不告

○集解云列國是分

天下之國諸侯通中國之諸侯四鄰四方鄰國蓋事勢之所行而不行故罪責之所以必誅而不赦此春秋之法也

○叔孫豹魯大夫雍榆高地事見襄公二十三年

○遠邑曰鄙成邑為邑遠鄙地事見襄公十五年

于周閔既主喪而王不遣使是上不請命於天子也內無所承上不請命故不書即位正人道之太倫也

齊人救邢

左傳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哉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穀梁傳善救邢也

胡傳

凡善救者未有不善者也救在京師則罪諸侯狄救齊吳救陳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是也救而不速救者則書所次以罪其慢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是也救而不敢救者則書所至以罪其怯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是也兵者春秋之所甚重衛靈公問陳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獨至於救兵而書

○林氏曰落姑齊地

○林氏曰季子公子友也是為季氏

○左傳云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季子來歸喜之也

○何氏曰季子來歸則國安故喜之

法若此聖人之情見矣其稱人將甲師少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左傳夏六月葬莊公亂故是以緩

梁傳莊公葬而後舉謚謚所以成德也於季事乎加之矣

齊侯盟于落姑也落公穀作洛左傳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

于郎以待之穀梁傳盟納季子也季子來歸左傳嘉之也公

何賢也其言來歸何喜之也穀梁傳其曰季子貴之也其曰來歸喜之也

胡傳按左氏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其曰

至者為歸是嘗出奔矣何以不書莊公薨子般弒慶父主兵勢傾公室季子力不能支避難而出奔恥也魯國方危內賊未討國人思得季子以安社稷而公為落姑之

○中庸云舜其大智也欽錄好問而好察述焉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能以為舜乎

○論語云幾三仁鄭四大夫周公士之類皆樂道其善而言之也子貢問君子亦有惡乎孔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

○見左傳昭公七年

盟以請於齊則是賢也春秋欲沒其恥故不書奔欲旌其賢故特稱季子聖人之情見矣隱惡而揚善舜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孔子也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春秋也明此可以蓄納汗之德樂與人為善矣其不稱公子見季友自以賢德為國人所與不緣宗親之故也堯敦九族而急親賢退嚚訟周厚本枝而庸且仲虺蔡鮮義皆在此而親親之殺尊賢之等著矣此義行則內無貴戚任事之私外無棄親用羈之失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此春秋待來世之意

冬齊仲孫來左傳冬齊仲孫來魯難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

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可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

○集解云公穀皆以仲孫即慶父有為魯施之故繫之齊者有為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者惟左氏與二傳異故此主左氏之說云

○左傳云齊仲孫湫來告難書曰仲孫亦憂也

○陳祥曰以魯難為私故設此問

○集解云使桓公與仲孫謀必急於討賊則慶父不容在於魯則公不致被其弑則齊之為方伯得其職而仲孫之有功於齊聲宏矣此則不然而桓公有心於取仲孫有言以律整謀之不善如此矣

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軍固間。携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公羊傳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公子慶父則曷為謂之齊。仲孫繫之齊也。曷為繫之齊。外之也。曷為外之。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子女子曰以春秋為尊。春秋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與穀梁傳其曰齊仲孫外之也。其不自而曰仲孫疏之也。其言齊以累桓也。

胡傳

仲孫齊大夫也。其言齊以累桓也。以禮仲孫事君不以忠也。按左氏齊侯憂魯使仲孫來告難何以言使臣不以禮也。鄰有弑逆則當聲罪戒嚴脩方伯之職以奉天討而更使計謀之士窺覘虛實有乘亂取國之心則使臣非以禮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何以言事君不以忠也。陳恒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焉。豈曰齊人

左強姑少待之也。不勸其君急於討賊而俟其自斃則事君非以忠矣。使慶父稔惡閔公再弑則桓公與仲孫始謀不臧之所致耳。直書曰齊仲孫來交譏之也。

附錄

左傳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天子申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士蔣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吳大作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禘太子其無晉乎。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謂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三三之比三三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爲土車從焉。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衆歸之六體

○林氏曰陽小國蓋齊人迫而遷之

○林氏曰此言吉禘以見閔公衰制未闕而亟行吉禮又不於太廟蓋深譏也
○禘天子之禮魯之郊禘惠公請之東周之僭禮也

○禮記註陳氏曰禹為三代之盛主故祀得以郊契為殷之始祖故宋得以郊惟此一廟可世守天子之事以事其祖周公雖聖人臣也成王之賜固非仰會受之尤非周公制禮作樂為萬世不易之典而子孫如此是周公之教因于孫之僭禮而表也

○禮記王制曰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日禘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此謂四時之祭有禘之名而曰天子諸侯此則禮文交錯也諸侯無禘

不勝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辛酉 七年 齊桓二十六年 晉獻十七 衛懿 九 蔡穆十五 鄭文十三 曹昭 二 陳宣十三 杞惠十三 宋 桓二十二 秦成四 楚成十二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附錄

左傳春號公敗犬戎于涓內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殃將至矣遂奔晉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左傳速也公羊傳其言吉何言吉者

未可以吉也曷為未可以吉未三年也三年矣曷為謂之未三年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曷為未可以稱宮廟在三年之中矣吉禘于莊公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三年也穀梁傳吉禘者不吉者也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

胡傳

程氏曰天子曰禘諸侯曰禘其禮皆合祭也禘者禘其所自出之帝為東向之尊其餘皆合食於前此之謂禘諸侯無所出之帝則止於太祖之廟合羣廟之主以食此之謂禘天子禘諸侯禘大夫享庶人薦上下之殺也魯諸侯爾何以有禘成主追念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賜魯公以天子禮樂使用諸太廟以上祀周公魯於是乎有禘祭春秋之中所以言禘不言禘也然則可乎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禘言吉者喪未三年行之太早也于莊公者方祀于寢非官廟也一舉而三失禮焉春秋之所謹也四時之祭有禘之名蓋禮文交錯之失

秋八月辛丑公薨

左傳初公傳奪于田公

下 薨賊公于武闞公羊傳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孰弒之慶父也殺公子牙

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弒二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過惡也既而不可及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穀梁傳不地故也其

胡傳

按左氏初公傅奪下齧田公不禁慶父使下齧賊公于武闡魯史舊文必以實書其曰公薨不地者仲尼親筆也觀於刪詩在諸國則變風皆取在魯則獨編史克之頌或問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則曰吾黨之直者與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後世緣此制為五服相容隱之條以綴骨肉之恩春秋有諱義蓋如此禮記稱魯之君臣未嘗相弒者蓋習於經文而不知聖人書薨不地之旨故云爾然則諱而不言弒也何以傳信於將來曰書薨以示臣子之情不地以存見弒之實何為無以傳信也凡君終必書其所獨至於見弒則沒而無所其情厚

○左傳云共仲使下齧賊公于武闡成季以舊公適邾共仲奔魯○武闡官中小門名

○孔氏曰史克在文公時作魯史

○集解云父子君臣一也引此以證孔子作春秋為魯君隱諱之意

○札記明堂位篇註陳氏曰羽父弒隱公慶父弒二君則君臣相弒矣

○集解云孫晟作晉春秋而桓溫怒崔浩作魏國書而身受誅大抵皆不能隱而過於直也此先聖後人之所以分欬

矣其事亦白矣非聖人能脩之乎後世記言之十欲諱國惡則必失其實直書無隱又非臣子所當施之於君父也而春秋之法不傳矣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胡傳

夫人稱孫聞乎故也不去姓氏降文姜也莊公忘親釋怨無志於復讎春秋深加貶絕一書再書又再書屢書而不諱者以謂三綱人道所由立也忘父子之恩絕君臣之義國人習而不察將以是為常事則亦不知有君之尊有父之親矣莊公行之而不疑大臣順之而不諫百姓安之而無憤疾之心也則人欲必肆天理必滅故叔牙之弒械成於前慶父之無君動於後圍人犂卜齧之刃交發于黨氏武闡之間哀姜以國君母與聞乎故而不忌也當是時魯君再弒幾至亡國其應不亦惜

○何氏曰是時才實飲自弒君兵械已成但事未行雖有攻守之器曰城

○林氏曰：弒閔公故是為孟氏。

○論語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未之聞也。期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紀綱布也。

○左傳云：閔公哀姜之姊叔姜之子也。共仲通於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魯人以賂求共仲於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是奚斯之聲也？乃繼斯，即子魚。

○老子經之語

○漢周勃封絳侯

○絳侯勃之果陳平之無謀之語出揚子淵騫篇

○未產侯劉章也

○集解云：自莊二十一年公子慶父師師伐於餘立，以志得其權之始至今是也。

乎。春秋以復讎為重，而書法如此，所謂治之於未亂，保之於未危，不可不察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

左傳：成季以倍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於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繼。閔公哀姜之姊叔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倍公請而葬之。穀梁傳：其曰出，絕之也。慶父不復見矣。

胡傳

公子出奔，譏夫賊也。閔公立而季子歸，何以見弒？慶父主兵日久，其權未可遽奪也。季子執政日淺，其謀未得盡行也。設以聖人處之，期月而已可矣。季子賢人，而當此能必克乎？及閔公再弒，慶父罪惡貫盈而疾之者愈衆。季子忠誠顯著而附之者益多。外固強齊之援，內協國人之

情，正邪消長之勢判矣。然後夫人不敢安其位，慶父不得肆其姦。此明為國者不知不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雖有知者亦不能善其後矣。世儒或言用魯之衆，因齊之力以戮慶父，其勢甚易，而季子不能故畫夫人孫邾慶父奔莒，所以深惡其緩不討賊，則非也。以絳侯勃之果陳平之無謀，將相交歡而內有朱虛，外連齊楚，以制諸呂，庸人宜易於反手。然太尉已入北軍，士皆左袒，猶恐不勝，未敢訟言誅之也。况於慶父，巨姦七百，里之侯國，革車千乘，而三十年執其兵柄，其植根深矣。其耳目廣矣。其用物弘矣。而以為戮之，其勢甚易。此未察乎難易遲速之幾者也。經書莊公忘親無復讎之志，使百官則而象之，亦不知有君父也。而又使慶父主兵，失馭臣之道，是以至此極。故書孫邾奔莒為後世之未鑒也。

○林氏曰高倭也齊侯使來平善難信公就立因遂結盟故不亦使也魯人貴之故不書名

冬齊高子來盟

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其正我奈何莊公死子般弑閔公弑此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魯不與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于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曰猶望高子也穀梁傳曰曰來喜之也其曰高子貴之也盟立僖公也不言使何也不以齊侯使高子也

附錄

左傳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右間于兩社為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三三之乾三三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胡傳

高子齊大夫也子者男子之美稱其稱子賢之也何賢乎高子莊公薨子般卒閔公弑慶父夫人亂乎內魯於是壞

○集解云愚謂齊侯使高子意不專於安魯也而高子則一以安魯為意故以安魯之不以歸於齊侯而歸於高子也聖人以意為輕重故書法如此

○何云安危者以危者使之安也繼絕者以絕者使之繼也安危者如齊桓公遷邢于夷儀封衛于楚丘之類繼絕者如周封劉夏商之後之類是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

左傳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右祁子決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為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戰于葵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旌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太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

○河南劉奕宋人

○辨固西漢人著漢書

○集解云如燕王定國淫父姬棄棄妻齊王次昌與婦通梁王血與姑姦之類

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承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甯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蓋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戌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

胡傳

衛康叔之後蓋北州大國狄何以能繁而志寡如班固書載諸淫亂等事蓋削之可也奕曰必若此言仲尼刪詩如牆有茨蕪之奔奔桑中諸篇何以錄於國風而不削乎臣不能答後以問延平楊時時曰此載衛為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是說攷於歷代凡淫亂者未

○集解云九三篇皆鄭風之詩大抵為公子頑通宜妻母君而作聖人在而不能盡示戒之意也

○集解云清鄭邑名清人清邑之人也因以各篇自此五故作是詩九十七字皆鄭國風清人小序文

○鄭公子素其各也

有不至於殺身敗家而亡其國者也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獻議乞於經筵不以國風進讀者殊失聖經之旨矣

鄭棄其師

左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鄭人為之賦清人公羊傳鄭棄其師者何惡其將也鄭伯惡高克使之將逐而不納棄師之道也穀梁傳惡其長也兼不反其眾則是棄其師也

胡傳

按鄭詩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將兵禦狄於境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眾散而歸高克奔陳公二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此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觀此則鄭棄其師可知矣或曰高克進不以禮曷不書其出奔以貶克為入臣之戒而獨各鄭伯何也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殺生子奪性我所制爾使

○高克鄭大夫

○書曰今予命汝翼作股肱心膂

○五代石晉也出帝心即齊王也

○疏云經書兼師之意為惡高克不顧其君又責鄭人不友其衆故經書鄭棄其師也

○五季即五代梁朱全忠唐李克用晉石敬瑭漢劉知遠周郭威是也謂之季者言其國小而祚運不長猶季世云尔

制書揮節度使十五人無敢違者時人服其膽略

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遠之可也愛惜其生以禮馭之可也烏有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伍離散而莫之恤乎然則棄師者鄭伯乃以國稱何也二三執政股肱心膂休戚之所向也亦不能進謀於君協志同力黜逐小人而國事至此是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晉出帝時景延廣專權諸藩擅命及桑維翰為相出延廣於外三制書所敕者十有五鎮無敢不從者以五季之末維翰能之而鄭國一二執政畏之高克不能退之以道何政之為書曰鄭棄其師君臣同責也

附錄

左傳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谷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祀社稷之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軍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

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若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甬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脩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為右深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為右辛舌大夫為尉先友曰衣身之偏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慝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難曰時事之微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閱其事也衣之左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閱之危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

秋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師者受命於廟。受脹於社。有常服矣。不獲而危。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至夷曰。危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為。君有心矣。先舟木曰。是服也。在夫阻之。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避之。孤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于其死之。太子將戰。孤突謀曰。不可。昔辛伯論周桓公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構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屬信公焉。故成季立之。○信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衛文公太布衣。不帛之冠。務材。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後方任能。元年。革車二十乘。季年。百三十乘。

春秋四傳卷之十一

春秋四傳卷之十二

僖公一

公名申。莊公子。閔公庶兄。毋成風。夫人聲姜。在位三十三年。謚

法。小心畏忌。曰僖。

周

魯僖公八年。惠王崩。子襄王立。

鄭

魯僖公三十二年。文公卒。子穆公驪立。

齊

魯僖公十七年。桓公卒。寺人貂作亂。立無虧。僖十八年。殺無虧。孝公昭立。僖二十七年。孝公卒。弟

昭公潘立。

宋

魯僖公九年。桓公卒。子襄公茲父立。僖十九年。盟于曹南。宋襄公圖霸。僖二十一年。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僖二十二年。及楚戰。敗于泓。二十三年。襄公卒。子成公

王臣立。

晉 魯僖公九年獻公卒。子奚齊立。冬殺奚齊。卓子立。僖十年弒卓子。惠公夷吾立。僖二十三年惠公卒。懷公圍立。僖二十四年殺懷公。文公重耳立。僖二十八年使先軫將中軍。敗楚人于城濮。合諸侯于踐土。晉文公主霸。魯僖公三十二年。文公卒。子襄公驪立。僖三十三年敗秦于殽。晉襄公繼霸。是年敗狄于箕。先軫卒。先且居將中軍。魯僖公二十五年。文公卒。子成公立。僖二十八年成公奔楚。衛元咺奉叔武。以受盟于踐土。衛成復歸。殺叔武。晉人執衛侯。衛元咺立。公子瑕。僖三十年殺瑕。衛成公歸衛。

蔡

魯僖公十四年。穆公卒。子莊公甲午立。

曹

魯僖公七年。昭公卒。子共公襄立。僖二十八年。晉文公執曹伯。界宋人。是年曹伯歸曹。

滕

詳見隱公元年。魯僖公十九年。宋執滕宣公。

陳

魯僖公十二年。宣公卒。子穆公欵立。僖二十八年。穆公卒。子共公朔立。

杞

杜氏年表。武公十二年。入春秋。至僖公二十三年。始載杞成公卒。弟桓公姑容立。而攻之。史記自武公靖公。共公德公。至桓公姑容立。共九十六年。而無成公一代。世本譙周索隱。徐廣所說。又云。惠公生成。成公桓公。各有互異。又如春秋所書。隱四年伐杞。桓二年來朝。三年會杞。莊二十五年。伯姬歸杞。傳並不載何公。今但當以左傳所載桓公及杜氏年表為正。

薛 魯莊公三十一年載薛伯卒。

莒 詳見隱公元年。魯僖公二十六年傳見莒茲不公。

邾 文公七年

許 魯僖公四年穆公卒于師。僖公業立。

小邾 魯莊公五年書邾黎來。至魯僖公七年始書小邾子始愛命也。自邾黎來為小邾子。天下無未命諸侯矣。

楚 魯僖公二十二年始書楚。僖四年齊桓公服楚召陵。僖二十二年楚敗宋于泓。皆子文為令尹時也。僖二十三年子文使子玉為令尹。僖二十八年晉敗楚于城濮。

秦 魯僖公十五年戰韓始見經。僖二十四年納晉文公。僖三十三年晉襄公敗秦于殽。

遂成秦晉七十二年兵爭之始。

吳 詳見隱公元年

越 詳見隱公元年

王 惠王十年

元年 齊桓二十七年。晉獻十八年。衛文公燬元年。蔡穆十六年。

鄭文十四年。曹昭三年。陳宣三十四年。杞惠十四年。宋桓二十三年。秦穆公任好元年。楚

成十年

春王正月 左傳不稱即位。公出故也。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公羊傳。公何以不書即位。繼弒君子不言即位。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穀梁傳。繼弒君不言即位。即位也。

○集解云。愚按左氏之說。恐非也。雖曰出而復入。既復入。必有即位之事。豈以為國惡而不書乎。

○成風，僖公之母莊公妾也。

○集解云：書曰：明主

善若天道，若順也。順

則合乎天心，而可樂

矣。故孟子曰：樂天者，

保天下是也。

○孝經云：制節謹度，

滿而不溢，然後能保

其社稷，而和其民人。

○林氏曰：曩北刑地，

胡傳

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閔公薨，夫人孫于邾，慶父出奔，莒公於是焉。以成風所屬，而季子立之，內無所承也。嗣子定位，於初喪而魯使不告于周，明年正位，改元而周使亦不至于魯。又明年，服喪已畢，而不見于京師，上不請命也。承國於先君者，父子之倫，請命於天王者，君臣之義。今僖公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不書即位，上王法也。是故有四海，而即天王之位者，受之於天者也。有一國，而即諸侯之位者，受之於王者也。受之於天者，必奉若天道，而後能保天下；受之於王者，必謹守王度，而後能保其國。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左作曹伯，公羊傳救邢，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不及事者，何邢已亡矣。孰亡之？蓋狄滅之。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曷為先言次，而後言救？君也。君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有相滅亡者，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穀梁傳：救不言次，言次非救也。非救而曰救，何也？遂齊侯之意也。是齊侯與齊侯也。何用見其是齊侯也？曹無師，曹師者，曹伯也。城不言曹伯何也？以其不言齊侯，不可言曹伯也。其不言齊侯何也？以其不言齊侯也。

○范氏曰：次，止也。救，赴之意。今左，停止，故知非救也。

○左傳云：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

胡傳

三國稱師，見兵力之有餘也。聶北，書書次，其次為善，遂伐楚，次于陘，美之也。救而書次，其次為賤，救邢，次于聶北，譏之也。

○疏云不以刑言之者楚雖荆秦漸自通於諸侯回轉雖大與中國抗衡故不復刑舉步八河而進之下

○何氏曰楚穆人為僖公謀與夷狄交婚故進之使若中國與此意異

○林氏曰檀宋地衣裳之會六

○偃邾地

刑案矣故特書以歸而不曰歸夫人之喪以者不以者也

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

胡傳 楚稱人浸強也莊公十年敗蔡師虜獻舞固已強矣然獨舉其號者始見

于經則本其僭竊之罪正其夷狄之名著王法也二十二年來聘嘉其慕義乃以人書二十八年伐鄭惡其猖夏復以號舉至是又伐鄭也亦書人者豈許其伐國而人之乎會中華執盟主朝諸侯長齊晉其所由來者漸矣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榿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敗必盟于榿謀救鄭也

偃公作纓左傳虛立之成將歸者也穀梁傳不曰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也

○又云公敗邾師于偃偃在邾地邾人既送哀姜還齊人殺之因成羸也欲以侵魯公以義求齊齊送姜氏之喪邾人懼乃歸故公要而敗之

胡傳 榿之會謀救鄭而公與邾人咸與焉則其志同而謀協也今既會邾人于榿又敗邾師于偃於此責公無讓夷狄安中國之誠矣凡此類皆直書其事而義自見也詐戰曰敗敗之者為主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獲莒

莒敗必邁反鄆方知反公作擊穀作麗擊女居女加二切左傳冬莒人來求賂公子友

敗諸鄆獲莒子之弟擊非卿也嘉獲之也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公羊傳莒擊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大季子之獲也何大乎季子之獲季子治內難以正禦外難以正其禦外難以正柰何公子慶父弑閔公走而之莒莒人逐之將由平齊齊人不納却反舍于汶水之上使公子奚斯入請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則殺奚斯不忍反命于

○林氏曰鄆魯地

○集解云愚按左傳以為喜季友之獲公羊以為大季友之獲季子以為惡季子之給公羊之旨略與左氏同而此則取穀梁之說蓋以季子為賢而行事非賢者之事故曰責備賢者春秋之義也

慶父自南浹北而哭慶父聞之曰嘻此奚斯之聲也諾已曰吾不得入矣於是抗輓經而死苦人聞之曰吾已得子之賊矣以求賂乎魯魯人不與為是與師而伐魯季子待之以徧戰穀梁傳萬無大夫其曰萬掣何也以吾獲之目之也內不言獲此其言獲何也惡公子之給給者奈何公子友謂萬掣曰吾二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力也公子友以殺之然則何以惡乎給也曰棄師之道也

胡傳

按公羊慶父走莒莒人逐之將由平齊齊人不納却及舍于汶水之上使奚斯入請不可而死莒人曰吾已得子之賊以求賂乎魯魯人弗與為是與師而來伐然則罪在莒也而以季友主此戰何也抑鋒止銳喻以詞命使知不縮而引去則

○陳世云左傳未人氏之喪至自齊君子以齊人殺哀姜也為已甚矣女子從人也愚謂哀姜於桓公不姑姊則姝姝矣殺之固為已甚然以桓公行伯主之政為魯國治淫泆弑逆之亂則不為已甚矣

○集解云文姜與殺桓公孫于齊去其姜氏以為純不為親是也今哀姜但去姓不夫氏見殺于齊而不為魯純以此為譏桓公也

善矣今至於兵刃既接又用詐謀擒其主將此強國之事非王者之師春秋之志故以季友為主而書敗獲賈之備也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左傳君子

人殺哀姜也為已甚矣女子從人也公羊傳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賤君為賤與弑公也然則曷為不於弑焉賤必於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穀梁傳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于相諱殺同姓也

胡傳

夫人預弑二君幾於亡國太義已絕者絕哀姜也書齊人以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者譏桓公也不稱姓者殺于齊不夫氏者受於魯

○東也曰愚謂諸侯專封是上無天子也春秋天子之太權故不許諸侯專封不許諸侯專封則不許用兵爭奪可見矣

○木瓜衛國風篇各小序曰義齊桓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以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周禮春官大宗伯之職有司命諸侯之職司九筮宗伯之屬九邦國命諸侯王位設黼裳依前南面設筭筮紛純加纁帶纁純加次帶纁純左左五几內史亦宗伯之屬有司命諸侯

癸惠王十二年齊桓二十八。晉獻十九。衛文亥九年。蔡穆十一。鄭文十五。曹昭四。陳宣三十五。杞惠十五。宋桓二十四。秦穆二。楚成十四。春王正月城楚丘。左傳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不書所會後也。公羊傳孰城城衛也。曷為不言城。衛滅也。孰滅之。蓋狄滅之。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耻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易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穀梁傳楚丘者何。衛邑也。國而曰城。此邑也。其曰城何也。封衛也。則其不言城。衛何也。衛未遷也。其不言衛之遷焉何也。不與齊

侯專封也。其言城之者。專辭也。故非天子不得專封。諸侯不得專封。諸侯雖通其仁以義而不與也。故曰仁不勝道。

胡傳楚丘衛邑。桓公帥諸侯城之而封衛也。不書桓公。不與諸侯專封也。木瓜美桓公。而夫子錄之。意豈異乎。不與專封。正王法也。木瓜有取焉。善衛人之情也。曷為善之。報者天下之利。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矣。城楚丘略而不書。城邢詞繁而不殺何也。按周制。凡封國。大宗伯備司。凡筮設黼裳。內史作策。命是天子。太權。非諸侯所得擅。而行之者也。衛人渡河。野處曹邑。許穆夫人閱其亡而載馳賦。文公徙居楚丘。而後百姓悅。則其國固嘗亡滅而不存矣。城楚丘。是擅天子之太權。而封國也。邢遷于夷儀。經以自遷為文。則其遷出於已意。其國未嘗滅也。諸侯城邢。是謂同惡相

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

恤以從簡書故詞繁而不殺美救患也桓公封衛而衛國忘亡其有功於中華甚大為利於衛人甚博宜有美詞發揚其事今乃微之若此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略小惠存大節春秋之法也故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

○林氏曰下陽魏邑晉始見經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公羊傳哀姜者何莊公之夫人

也○虞師晉師滅下陽公穀作夏陽晉始見左傳晉荀息請以

屈產之垂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官之奇存焉對曰官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昵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軫伐鄭三門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為不

○孟二註朱子曰垂棘之壁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屈產之乘屈地所產之

良馬也乘四

匹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物借道其意欲弄其真信之奇才真之賢臣諫寡公今勿許虞公不聽遂為晉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

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於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公羊傳虞微國也曷為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曷為使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其受賂而不寐其意也何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安與其諸侍御有不在側者與獻公不應荀息進曰虞郭見與獻公揖而進之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獻公曰然則奈何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白璧往必可得也則寶出之內藏藏之外府馬出之內廄繫之外廄爾君何喪焉獻公曰諾雖然官之奇存焉如之何荀息曰官之奇知則知矣雖然虞公貪而好寶見寶必

陳哲曰假道之言
傳皆同

不從其言請終以往於是然以往虞公見寶
許諾官之可果諫記曰晉亡則齒寒虞郭之
相救非相為賜則晉今日取郭而明日虞從
而亡爾君請勿許也虞公不從其言終假之
道以取郭還四年反取虞虞公抱寶牽馬而
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
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
矣蓋戲之也夏陽者何郭之邑也曷為不擊
于郭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穀梁傳非
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
其先晉不可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為主
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號之塞邑也滅夏陽
而虞號舉矣虞之為主乎滅夏陽何也晉獻
公欲伐號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
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
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
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
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

夫孫姓無忘名高
宗母

唐高宗此事見通鑑

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廐而置之於外廐也公曰
官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官之奇
之為入也達心而儒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
言略儒則不能彊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
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
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公
遂借道而伐號官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
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遂受其
幣而借之道官之奇諫曰語曰晉亡則齒寒
其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獻公亡號五
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
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

胡傳 按子而子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
乘假道於虞以伐號官之奇諫百里
奚不諫然則晉人造意以虞首惡何也貪
得重賂遂其強暴滅兄弟之國以及其身
而亡其社稷所以為首乎春秋聖人律令
也觀此義可以見法矣唐高宗賜其臣長

○漢書高祖紀先入關者王之○蜀都賦一卒守隘萬夫莫向蓋一地險峻聞於天下者也
○范氏曰其地險要故二國以為塞邑
○周易坎卦象傳云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是也

○林氏曰貫宋地衣裳之會不在九合之數

○周書牧誓王曰維我友邦冢君及庸蜀卷髮蠻貊彭濮人云

孫無忌金寶繒錦欲以立武昭儀雖無忌終不順旨君子猶譏其沒於利而不反君之賜也知受他人之賂遂其強暴者乎國而曰滅下陽邑爾其書滅何也下陽虞虢之塞邑猶秦有潼關蜀有劔嶺皆國之門戶也潼劔不守則秦蜀破下陽既舉而虞虢亡矣春秋此義以天下為家以城郭滿池為固以山川丘陵為險設之以守國而待暴客者也其衰世之意邪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公作貫澤左傳

秋盟于貫服江黃也公羊傳江人黃人者何遠國之辭也遠國至矣則中國曷為獨言齊宋至爾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則以其餘為莫敢不至也穀梁傳貫之盟不期而至者江人黃人也江人黃人者遠國之辭也中國稱齊宋遠國稱江黃以為諸侯皆來至也

胡傳

按左氏盟于貫服江黃也荆楚天下國來定盟則楚人失其右臂矣樂毅破齊先結韓趙孔明伐魏申好江東雖武王牧野之師亦誓友邦遠及庸蜀彭濮八國之人共為犄角之勢也桓公此盟其服荆楚之慮周矣其攘夷狄免民於左衽之義著矣盟雖春秋所惡然諸侯皆在獨言遠國者許是盟也

附錄

左傳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虢公敗戎于桑田晉下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鑑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

冬十月不雨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楚人

○集解云犄角語出左傳姜戎曰譬如捕鹿晉人角之我諸戎實角之蓋角者當其頭角者當其足也

○范氏曰言不雨是欲得雨之心勤也明君之恤民

○詩魯頌駉篇小序曰魯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駉野書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

禮緩矣以書

侵鄭左傳楚人伐鄭

甲惠王二年三年齊桓二十九晉獻二十衛文子十年三蔡穆十八鄭文十六曹昭

五陳宣三十六杞惠十六宋桓二十五秦穆三楚成十五

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公羊傳何以書

不雨者勤雨也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胡傳穀梁子曰不雨者勤雨也每時而

時而總書不憂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歷者也按詩稱備公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則誠賢君也其有志乎民審矣故冬不雨而書春不雨而書夏不雨而書以著其勤也文公以練祭則緩於作主以宗廟則大室屋壞以賦政則四不視朔以邦

交則三不會盟其無志乎民亦審矣故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書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書自正月而書以著其慢也

徐人取舒公羊傳其言○六月雨左傳春不

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雨自旱不為災也公羊傳其言六月雨何上雨而不甚也穀梁傳雨云者喜雨也喜其雨也

胡傳雨云者喜雨也閔雨與民同其憂喜

觀此義則知春秋有懼天災恤民隱之意遇天災而不懼視民隱而不恤自樂其樂而不與民同也國之亡無日矣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左傳謀伐

○范氏曰陽穀齊地衣裳之會不在九合

○陳楚曰無自德所謂無來自言其下之不文也

○林氏曰舒楚之同類詩所謂荆舒者也徐附齊故為齊取楚之樂國

之數

○正奇義見莊十五年鄭入侵宋正孫侯諸侯皆論平桓公之志

○八國曾齊宋陳衛鄭許曹見下次陞者是也

○濤塗轅濤塗也陳大夫其執見下

○林氏曰吾君大夫如齊自傳公之初年始前此適他邦必有故也

傳此大會也曷為末言爾桓公曰無障谷無

野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穀梁傳陽穀之

胡傳

按左氏謀伐楚也或曰侵蔡次陞之

師諸侯皆在江黃獨不與焉則安知其為謀伐楚乎曰兵有聚而為正亦有分而為奇諸侯之師同次于陞所謂聚而為正也江人黃人各守其地所謂分而為奇也次陞太衆厚集其陣聲罪致討以震中國之威江人黃人各守其境按兵不動以為八國之援此克敵制勝之謀也退于召陵而盟禮定循海以歸而濤塗執然後及江人黃人伐陳則知侵蔡次陞而二國不為會自為犄角之勢明矣此大會而末言者善是謀也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穀作公子季友涖公穀作後同左傳齊侯為

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涖盟公羊傳蒞盟者何往盟乎彼也來盟者何盟乎我也穀梁傳蒞者位也其不曰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

○楚人伐鄭

左傳鄭伯欲成孔叔不祥

附錄

左傳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圓蕩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絕

也蔡人嫁之

乙 惠王二十四年

齊桓三十。晉獻二十一。衛文十一年。四。蔡穆十九。鄭文十七。曹昭

六。陳宣三十七。杞惠十七。宋桓二十六。秦穆四。楚成十六。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

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陞

左傳春齊侯以諸侯

○林氏曰侵蔡遂伐楚以見齊伯侵陳遂伐宋以見楚伯

○陞楚地楚強齊欲

○何氏曰時楚強大
卒暴征之則多傷士
南不至于穆陵北
不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
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
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
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
于涇公羊傳潰者何下叛上也國曰潰邑曰
梁傳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侵淺事也侵
蔡而蔡潰以桓公為知所侵也不土其
地不分其民明正也遂繼事也次止也

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訟曰君
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
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實征之以
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
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
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
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
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
于涇公羊傳潰者何下叛上也國曰潰邑曰
梁傳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侵淺事也侵
蔡而蔡潰以桓公為知所侵也不土其
地不分其民明正也遂繼事也次止也

胡傳

潛師掠境曰侵侵蔡者奇也聲罪致
討曰伐伐楚者正也遂者繼事之謂
而有專意次止也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
兵無以縮酒桓公是徵而楚人服罪師則

○孟子盡心篇云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朱註云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稱
義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為合於義而許之者

○集解云士師獄官
奉行天討謂之天吏
此亦孟子全文引之
以證桓公不以王命
伐楚之罪

○林氏曰新臣即許
叔也桓公卒僖公業

○集解云如襄十八
年曹伯負芻卒于師
定四年杞伯成卒于
會之類

夏許男新臣卒

穀梁傳諸侯死於國一也死
於外地死於師何為不地內

也

胡傳

劉敞曰諸侯卒於外者在師則稱師
在會則稱會今許男一無稱者此去
師與會而後歸其國之驗也召陵地在潁
川是以許男復焉古者國君即位而為梓

○禮記檀弓曰君即位而為禫歲一漆之藏之
○禮記曾子問云君出疆必以三年之戒以禫從

○林氏曰不戰服楚

○召陵在潁川縣

歲一漆之出疆必載禫卒于師曰師卒于會曰會正也。許男新臣卒非正也。其為人君不知命者也。不知命則必畏死。畏死則必貪生。貪生則必亂於禮矣。而後有容身苟免之耻。而後有淫祀非望之惑。此說是也。夫知生死之說。通晝夜之道者。亦豈有以異於人哉。苟得正而斃焉。則無求矣。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屈居勿反完音桓召上照反左

傳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微福於敝邑之社稷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公羊傳屈完

○集解云愚按屈完之言足以見其賢於人矣故桓公不能屈而穀梁以為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以桓公得志為僅矣蓋以為屈完得其本心之志而桓公不得志也

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為尊屈完以當桓公也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師在召陵也師在召陵則曷為再言盟喜服楚也何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夷交中國不絕若綫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怙荆以此為王者之事也其言來何與桓為主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為獨於此焉與桓公為主序績也穀梁傳楚無大夫其曰屈完何也以其來會桓成之為大夫也其不言使權在屈完也則是正乎曰非正也以其來會諸侯重之也來者何內桓師也于師前定也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以桓公得志為僅矣屈完曰大國之以兵向楚何也桓公曰昭王南征不反菁茅之貢不至故周室不祭屈完曰菁茅之貢不至則諸昭王南征不反我將問諸江

○八國嘗宋衛陳鄭許曹江黃也雖曰八國恐召陵之盟江黃不與也

○揚子漢人著法言此言出至孝篇吳秘曰盟亂也言齊桓之時下陵上管而春秋表召陵之會能服楚也

○林氏曰轅濤塗陳大夫

胡傳

楚大夫未有以名氏通者其曰屈完進之也其不稱使權在完也來盟于八國之師侵蔡而蔡潰伐楚而楚人震恐兵力強矣責也茅之不貢則諾問昭主之不復則難徵與同好則承以寡君之願議其戰勝攻克則對以用力之難然而桓公退師召陵以禮楚使卒與之盟而不遂也於此見齊師雖強桓公能以禮下之而不暴楚人已服桓公能以禮下之而不幾乎王者之事矣故春秋之盟於斯為盛而揚子稱之曰齊桓之時緼而春秋美召陵是也

齊人執陳轅濤塗

轅公穀作袁左傳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疲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

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退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其資糧靡履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公羊傳濤塗之罪何辟軍之道也其辟軍之道奈何濤塗謂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桓公曰諾於是還師者曷為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桓公假塗于陳而伐楚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已者師不正故也不修其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計則不然也穀梁傳齊人者齊侯也其人之何也於是嗟然外齊侯也不正其踰國而秋及江人黃人伐陳左傳秋伐陳許不執也秋及江人黃人伐陳忠也穀梁傳不言其人及之者八月公至自伐楚公羊傳楚已何內師也

○林氏曰公孫茲叔牙子叔孫戴伯也

○何氏曰月者刺桓公不脩其師因見惠

義不內自責乃復加人以罪

○范氏曰侵時此其月惡之九侵而月者皆惡之也

○揚子法言五百篇有之

○與屈完盟是也

伐楚叛盟也穀梁傳有二事偶則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先事致其以伐楚致大伐楚也

○葬許穆公穆公作繆左傳許穆公卒于師會死一等死王事加一等於是死以衣斂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茲公作慈后同霸國大夫會諸大夫侵與國自此始左傳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

陳陳成歸陳陳成歸

胡傳揚子法言或問為政有幾曰思數昔夫齊桓公欲徑陳陳不果納執轅濤塗其

數矣夫桓公識明而量淺管仲器不足而亦有餘方楚人未帖而齊以為憂也致勤於鄭振中夏之威會于陽穀惇遠國之信

於鄭振中夏之威會于陽穀惇遠國之信

○孟子盡心上篇有

○孟子離騷上篇有

○魏武見三國志

○唐莊宗見五代史

按兵于陘脩文告之辭退舍召陵結會盟之禮何其念之深禮之謹也存此心以進善則桓有王德而管氏為王佐矣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焉知其非有情乎桓公假之不久而遽歸也楚方受盟志已驕溢陳大夫一謀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伐見侵而怒猶未忘也桓德於是乎衰矣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會可厚以責人不求自反乎原其失在於量淺而器不宏也魏武纔得荊州而張松見忽唐莊宗自矜取汴而高氏不朝成湯勝夏撫有萬方乃曰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墮于深淵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春秋稱人以執罪齊侯也稱侵陳者深責之也故孟子曰仲尼之

○孟子梁惠王上篇及公孫丑上篇有之

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晉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

附錄

左傳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下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君薨，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實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坼，與大，大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辯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繼于新城。姬遂譖，一公子，曰：皆知之。重

耳奔蒲夷
吾奔屈

丙寅

惠王二十五年 齊桓三十一。晉獻二十二。衛昭七。陳宣三十八。杞惠十八。宋桓二十七。秦穆五。楚成十七。

春

附錄

左傳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朝，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

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左傳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初晉侯使士蕩為二公子築蒲與，屠不偵，實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蕩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憂，必讎焉。無戎而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

○集解云：愚按傳書于去年十二月而經書于此者，蓋從告也。

○何氏曰甚之者甚
恩殺親親也

○禮記檀弓云曾子
曰君子之愛人也以
德細人之愛人也以
姑息○蓋姑息者是
因循取容之意

○巫蠱之禍見通鑑漢武帝紀

不忠失德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
子惟城君其脩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二年
將葬師焉焉用慎退而賦曰狐裘衣茸一國
三公吾誰適從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
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
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公羊傳曷為直稱
晉侯以殺殺世子母弟直稱晉者甚
之也穀梁傳曰晉侯斥殺惡晉侯也

胡傳

公羊子曰殺世子母弟直稱晉者甚
愛父以姑息而罔之不義讒人得志幾至
亡國先儒以為大仁之賊也而曰晉侯斥
殺專罪獻公何也春秋端本清源之書也
內寵並后廢子配適亂之本也驪姬寵奚
齊卓子廢亂本成矣此者其誰乎是故
曰晉侯斥殺專罪獻公使後世有欲紊如
妾之名亂適庶之位縱人欲滅天理以敗
其家國者知所戒焉以此防民猶有以堯

○林氏曰伯姬歸寧
成風因見其子於公
驛子年十歲左右未
能行朝禮故繫於母
而曰朝其子也

○林氏曰首止衛地
衣裳之會七○殊會
世子不以世子夷於
諸侯所以定世也

母名門使姦臣逆探其意有危皇
后太子之心以成巫蠱之禍者

杞伯姬來朝其子公羊傳其言來朝其子何

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諸侯
相見曰朝伯姬為志乎朝其子也伯姬為志
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諸侯相見
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子非正也故曰
杞伯姬來朝○夏公孫茲如牟
其子參譏也○牟傳公孫茲
如牟娶焉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會王世子于首止公穀作首戴後同左傳會
周也公羊傳曷為殊會王世子世子責也世
子稱世世子也穀梁傳及以會尊之也何尊
焉王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云可以重之
存焉尊之也何重焉天子世子世天下也

○何氏曰言及諸侯然後會王世子不敢令世子與諸侯齊列

○晉制皇太子在三恪下宋升太子在三恪上齊梁陳因之陪朝皇太子與會諸侯於御東南向高制朝賀首皇太子次上公

胡傳

及以會尊之也。以王世子而下會諸侯則陵以諸侯而上與王世子會則抗春秋抑強臣扶弱主撥亂世反之正。特書及以會者若曰王世子在是諸侯咸往會焉示不可得而抗也。後世論其班位有次于三公宰臣之下亦有序乎其前者則將奚正自天主而言欲屈遠其子使次乎其下示謙德也。自臣下而言欲尊敬王世子則序乎其上正分義也。天尊地卑而其分定典叙禮秩而其義明。使羣臣得伸其敬則貴有常尊上下辨矣。經書宰周公祇與王人同序於諸侯之上而不得與殊會同書此聖人尊君抑臣之旨也。而班位定矣。

附錄

左傳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已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曰美城之太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為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遂講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

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左傳秋諸侯盟于首止傳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穀梁傳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桓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王世子子也塊然受諸侯之尊已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則其所善焉何也是則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觀桓控大國扶小國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主尊王世子于首止乃所以尊天主之命也世子受之命會齊桓亦所以尊天子之命也世子受之命乎是亦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觀世子受諸侯之尊已而天王尊矣世子受之可也

○集解云二傳皆無定太子義故此從左傳又

○同云惠主不得邀其邪志而太子鄭得不廢父子之道得矣襄主即位於上諸侯正位於下而君臣之道得矣此所謂義之大者也

論語朱註云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所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蓋父子君臣之道夫則為夷狄之俗矣

○平丘之盟在昭公十三年

○范氏曰言雖非禮之正而合當時之宜是也

○集解云言其欲廢正立燕反思諸侯而欲使中國從變夷

○同云賢者於聖人高下固不同而處事亦自有難易者故使聖人居賢者之常則固無事守而行事自有以合於中矣若使賢者居聖人之變則必不能得其中而行事固亦有虧於不逮矣

胡傳

無中事復舉諸侯會盟同地再言首止者書之重詞之復其中必有大美惡焉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有憂之控大國扶小國會于首止以定其位大字踐作是為襄王一舉而父子君臣之道皆得焉故夫子稱之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有父子君臣之大倫也一失則為夷狄矣故曰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

鄭伯逃歸不盟

左傳王使周公在鄭伯曰吾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于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若必懼之弗聽逃其師而歸公羊傳其言逃歸不盟者何不可使盟也不可使盟則其言逃歸何魯子曰蓋不可以寡犯衆也穀梁傳以其

去諸侯故逃之也

胡傳

事有惡者不與為幸其善者不與為幸故直書曰公不與盟首止之盟善也犯衆不盟是以為貶故特書曰鄭伯逃歸逃者匹夫之事以諸侯之尊下行匹夫之事雖悔於終病而乞盟如所喪何其書逃歸不盟深貶之也或曰首止之會非王志也王惡齊侯定世子而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畏齊故逃歸不盟然則何罪乎曰春秋道名分尊天主而以大義為王夫義者權名分之中而當其可之謂也諸侯會王世子雖衰世之事而春秋與之者是變之中也鄭伯雖承王命而制命非義春秋逃之者亦變之中也天下之大倫有常有變舜之於父子湯武之於君臣周公之於兄弟皆

是則語勢相為異耳
陽呼此聖人之所以
脩春秋而游夏之賢
故不能贊一辭也

○林氏曰春秋始滅
中國

處其變者也賢者守其常聖人盡其變會
首止逃鄭伯處父子君臣之變而不失其
中也噫此春秋之所以為春秋
秋而非聖人莫能脩之者矣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楚始滅中國左傳楚闢

於是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
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穀梁傳弦國也
其不日微國也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

執虞公左傳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

晉不可啓寇不可亂謂甚其可再乎諺
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
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太
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號仲虢叔王
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
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

○何氏曰言滅者王
者起當存之故為善
餘臣子與君戮力一
心共死之詞也不但
去滅復去以歸言執
者明君公滅人以自
亡當益不得責不死
在也晉執人者本滅
而執之不以王法執
治之故從執無罪詞
也虞稱公者奪正爵
起從滅也不從滅例

○范氏曰臣民執其
君故稱公虞服于晉
故從晉命而執其君

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焉戮不唯偏乎
親以寵偏猶尚害之况以國乎公曰吾享祀
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
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
曰黍稷非馨明德是馨又曰民不享物惟德
馨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
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
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
虞不隴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
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
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子之辰龍尾伏辰
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焯焯火
中成軍號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
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
月丙子朔晉滅虢號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
秦穆姬而脩虞祀且歸其職責於王故書曰
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公羊傳虞已滅

○集解云書曰獨夫
紂孟子曰賊石者謂
之賊賊義者謂之殘
殘賊之人謂之丁夫
蓋謂衆叛親離天下
之人皆不與之所謂
獨夫也

○貪寶貨棄隣國賊
不 賊義官之奇
百里奚皆去亦衆叛
親離不復為君者也

○陳轅云二傳義同
但何氏之說有異學
者詳之

矣其言執之何不與滅也曷為不與滅滅者
亡國之善辭也滅者上下之同力者也穀梁
傳執不言所於地繼於晉也其曰公何也猶
曰其下執之之辭也其猶下執之之辭何也
晉命行乎虞民矣虞號之相救非相
為賜也今日亡號而明白亡虞矣

胡傳 公羊子曰虞已滅矣其言執何不與
也若夫虞公地之繼於晉久矣晉命行乎
虞民信矣其曰晉人執之者猶衆執獨夫
耳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為獨夫商紂
是也貴為諸侯富有二國而身為獨夫虞
公是也其曰公者非存其爵猶下執之之
詞也不言以歸驗其為匹夫之實也書滅
下陽於始而記執虞公於後可以見棄
義趨利瀆貨無厭之能亡國敗家審矣

春秋四傳卷之十二

春秋四傳卷之十三

僖公二

丁卯 惠王二十六年 齊桓三十二 晉獻二十三 衛
文六 蔡穆二十一 鄭文十九

曹昭八 陳宣三十九 杞成公元年
宋桓二十八 秦穆六 楚成十八

春王正月

附錄 左傳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
盟而行將奔狄卻芮曰後出同走罪
也 不如之梁梁近
秦而幸焉乃之梁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

城 左傳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
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 公羊傳邑不言

○林氏曰夷狄始用
中國

○集解云自夏至夏歷三時故致蓋志其去國踰時之久也

○荀子曰燕趙起而攻之若振稿然註若擊和葉之易也

圍此其言圍何疆也穀梁傳伐國不言圍秋邑此其言圍何也病鄭也著鄭伯之罪也

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左傳楚子圍許以救許鄭諸侯救許乃還

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于武城許男面縛街壁大夫衰經士與觀楚子問諸逢伯

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後之焚其櫛禮而命之使復其所

楚子從之穀梁冬公至自伐鄭以救許致何也大伐也

鄭也齊自召陵之後兵服四夷威動諸夏

胡傳今合六國之師圍新造之邑宜若振稿然圍而不舉有遺力者矣及楚人攻許

即解新城之圍移師救許是又得討罪分災救急之義也故特書曰楚人圍許諸侯

遂救許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其曰遂救許善之尤著也善之尤則何以致父也

○林氏曰小邾始書子自邾黎來為小邾

子而天下無未命諸侯自晉厲父為陽處

父而天下無未命大夫

救許善之尤著也善之尤則何以致父也

戊申十四年七年齊桓三十三晉獻二十四衛

曹昭九卒陳宣四十杞成二宋桓二十九秦穆七楚成十九

春齊人伐鄭左傳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病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於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對曰朝不及

夏小邾子來朝公作小邾婁子後同

鄭殺其大夫申侯左傳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

謹也初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又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

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

○集解云去年伐鄭楚伐許救之諸侯遂救許故不得正鄭罪故桓公於此復治之

○孔叔鄭大夫

○林氏云衣裳之會

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公羊傳其稱國以殺何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也穀梁傳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也

胡傳將卑師少稱人聲罪致討曰伐鄭伯公復治之孔叔言於其君請下齊以救國鄭伯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於是殺申侯以說于齊稱國以殺者罪累上也不知自友內忌聽讒而擅殺其大夫信失刑矣如申侯者其見殺何也專利而不厭則足以殺其身而巳矣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欵鄭世子華盟于甯母母音某又音無穀作甯母音同

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禮不勇無人懷齊侯脩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義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好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許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緩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將覆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太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問也齊侯辭焉于華由是得罪於鄭冬鄭伯請

林氏曰昭公卒子
共公衰立

盟于齊穀梁傳
衣裳之會也

曹伯班卒班公
公子友

如齊○冬葬曹昭公

附錄

左傳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
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

已五年崩八年齊桓三十四晉獻二十五

二十一年曹共公襄元年陳宣四十一
杞成三宋桓三十秦穆八楚成二十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

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陳世子款下

華丘傳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
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公羊傳王人者何微
者也曷為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乞盟者
何處其所而請與也其處其所而請與奈何

○楚氏曰向謂五年逃首止之盟齊桓為兵車之會于此乃震服懼不得盟故之也
不錄使者使魯鄭伯自來所以抑下人之惡申衆人之善

蓋酌之也穀梁傳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貴王
命也朝服雖敝必加於上弁冕雖舊必加於
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兵車之會也鄭伯乞
盟以向之逃歸乞之也乞者重辭也重是
盟也乞者處其所而請與也蓋酌之也

○隱公元年祭伯來是也

○莊公二十三年祭
叔來是也

○文公三年王子虎
定公四年劉卷是也

胡傳王人下士也內臣之微者莫微於下
士外臣之貴者莫貴於方伯公侯今
以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外輕內
重不亦偏乎春秋之法內臣以私事出朝
者直書曰來以私好出聘者不稱其使以
私情出詎者止錄其名不以其貴故尊之
也王命行者雖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
侯之上不以其賤故輕之也然則班列之
高下不在乎內外特繫乎王命爾聖人之
情見矣尊君之義明矣乞者卑遜自屈之
辭欲與是盟而未知其得與否也始而逃
歸今則乞盟於以見舉動
人君之大節不可不慎也

○林氏曰此致哀券之主于廟也向曰未人氏之喪而不言妻見絕於國之辭也今曰致夫人而不言氏見絕於宗廟之辭也

○范氏曰夫人者正嫡之稱謂非崇妾之嘉號以妾体君則上下無別雖尊其母是異其父故曰非正也禮有君之母非夫人者又庶子為後為其母總是不為夫人明矣

夏狄伐晉

左傳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號射無取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巳無速與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左傳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公羊傳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何致者不宜致也禘用致夫人非禮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賤易為賤譏以妾為妻也其言以妾為妻奈何蓋魯于齊賤女之先至者也梁傳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言夫人必以其氏姓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

○禮記王藻及祭統篇有之

○陳哲云成主以賜周公天子禮樂故其祀用公所用如此大抵皆借也

○不踐其位不踐天子之位

○錄直又反占詳謂封兆諱也

胡傳

按禮大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于子之禮樂也踐其位則行其禮奏其樂故誰禘太祖周頌也而其詩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周公人臣不踐其位魯侯國而用天子之禮亂名犯分莫大乎是故夫子志之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魯侯國而以王禮祀太廟是誣僞不誠而非所以事乎其先矣故夫子傷之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夫灌以降神乃祭之始而巳不欲觀是目始至終皆非禮矣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夫人者風氏也初成風聞季友之繇遂事之而屬僖公焉故季子立之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又生而命之氏俾世其卿而私門強矣於成風則舉大事於始祖之廟立以為夫人而嫡妾亂矣以私勞寵其臣而卑公室以私恩崇其母而墜

○林氏曰惠王崩子
襄王立

宗廟皆越禮之罪也。經書未
人。而不稱姓氏其貶深矣。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子崩

左傳冬王人來告
喪難故也。是以緩

附錄

左傳宋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日夷
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

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
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

九年

齊桓三十五。晉獻二十六卒。衛
文九。蔡穆二十四。鄭文二十二。

曹共二。陳宣四十二。杞成四。宋桓
三十一。卒。秦穆九。楚成二十一。

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正月公穀作三
月御魚品反公

○林氏曰桓公卒子
襄公茲父立

穀作禦說音悅左傳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
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
子。公羊傳何以不書葬為襄公諱也。○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

○林氏曰齊地在陳留縣東衣裘之會九

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左傳夏會于
葵丘尋盟。且

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昨曰天子有事
于文武使孔賜伯舅。齊侯將下拜。孔曰且
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
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伯余敢
貪天子之命無下拜。登受。公羊傳宰周公者何
羞不敢下拜。天子之為政者也。穀梁傳天子之宰通于四
海宋其稱子何也未葬之辭也。禮柩在堂上
孤無外事。今皆殯而出
會以宋子為無哀矣。

胡傳

其曰宰周公者以家宰兼三公也。古
者三公無其人則以六卿之有道者

上兼師保之任。家宰或闕亦以三公下行
端換之職。禹自司空進宅百揆又曰作朕
股肱耳目是以宰臣上兼師保之任也。周
公為師又曰位冢宰正百工是以三公下

○書序典曰有能使
宅○益稷曰臣作
司空○益稷曰臣作
朕股肱耳目○蔡仲
之命曰惟周公位冢
宰正百工○周官曰

○孟子告子下篇有

○林氏曰獻公卒子

○林氏曰獻公未葬
奚齊未成君故稱君
之子奚齊受命繼位
無罪故里克稱名○
是年晉里克弑其君
荀息而立

○范氏曰諸侯在喪
稱子言國人不君之
故係之于君

○伯康函主豈妾妻
之子也事見首篇

○詩大雅烝民篇有

美之也觀孟子所載此盟初命之
辭則知桓公篡戴襄王之事信矣

甲子晉侯詭諸卒

甲子公作甲戌詭左作從
左傳九月晉獻公卒里克

平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初獻
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燕諸孤
辱在太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
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
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
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
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
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
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
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
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入已乎○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
奚齊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

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
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
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
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公羊傳此未踰年之
君其言弑其君之子奚齊何弑未踰年君之
號也穀梁傳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國
人不子何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
胡傳穀梁子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
一國之名籠為其所子則當子矣國人何
為不子也民至愚而神是非好惡靡不明
且公也其為子而弗子者真能使人弗子
子也非所子而子之者真能使人之亦子
也周幽王嘗黜太子宜臼子伯服矣而大
戎殺其身晉獻公亦殺世子申生立奚齊
矣而大臣殺其子詩不云乎天生烝民有
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此言天理根
於人心雖以私欲滅之而有不可滅也春

○趙王如意前漢書
南齊紀厚之

○漢紀云高祖崩惠
帝立元年召后命永
恭因戚夫人髮銜衣
縗衣令春召趙王如
意醉殺之遂斷戚夫
人手足去張煇耳飲
瘡藥使居屬中號曰
人彘

○林氏曰魯始屈於
太國○朝齊之始
○溫王畿也蓋中國
之狄滅而居其地
○林氏曰狄草在前
年而以今春書者以
從起也

○優施晉今官也

秋書此以明獻公之罪抑人欲之私示天
理之公為後世戒其義大矣以此防民猶
有欲易太子而立趙王如意致夫人之為人彘者

附錄

左傳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粱
而還計晉亂也令不及魯故不書○
晉卻芮使夷吾賂秦以求入○細人實有國
我何愛焉○人而能民士於何有從之齊昭
明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秦伯謂卻芮曰
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
讎夷吾弱不好弄能鬪不避長亦不改不
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
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
則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借不賊鮮不為則
無好無惡不克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
克難哉公曰思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
也○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為仁使為
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為左師

辛未 襄王十年 齊桓三十六 晉惠公夷吾元年
二年 衛文十 蔡穆二十五 鄭文二十
三 曹共三 陳宣四十三 杞成五 宋襄
公茲父元年 秦穆十 楚成二十一

春王正月公如齊○狄滅溫溫子奔衛左傳

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
於狄狄久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

晉里克弑其君卓卓公作

胡傳

國人不知君也。里克君之也。克者世子
申生之傅也。驪姬將殺世子而難里克使
優施飲之酒而告之。以其故里克聽其謀
乃欲以中立自免。稱疾不朝。居三旬而難
作。是謂持祿容身。速獻公殺適立庶之禍
者。故成其君臣之名。以正其殺逆之罪。克
雖欲辭而不受。其可得乎。使克明於大臣

○左傳云荀息立公子
子臯以葬十一月里
克殺公子臯于朝荀
息死之

○林氏曰荀息從君
於晉故稱名

之義據經廷諍以動其君執節不貳固太
子以攜其黨多為之故以變其志其濟則
國之福也其不濟而死於其職亦無歎矣
人臣所明者義於功不貴幸而成所立者
節於死不貴幸而免克欲以中止死於世
謂智矣而終亦不能免等死耳不死於世
子而死於弑君其亦不知命之蔽哉語曰
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為人臣而不知春
秋之義者必陷於篡弑
誅死之罪克之謂也

及其大夫荀息

公羊傳及者何累也弑君多
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孔父

仇牧皆累也舍孔父仇牧無累者乎曰有
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荀息可謂不
食其言矣其不食其言奈何奚齊卓子者驪
姬之子也荀息傳焉驪姬者國色也獻公愛
之甚欲立其子於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里
克傳之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

謂之信矣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
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
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如之
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常訊臣矣臣對曰
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
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弑奚齊荀息立卓子
里克弑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
其言矣穀梁傳以尊及卑也荀息閉也

胡傳

荀息者奚齊卓子之傳也君弑而死
於難書及所以著其節書大夫不失

其言也於荀息何取焉若息者可謂不食
其言矣或曰息既從君於昏不食其言庸
足取乎世衰道微人愛其情私相疑貳以
成傾危之俗至於刑牲歃血要質鬼神猶
不能固其約也孰有可以託六尺之孤寄
百里之命臨死節而不可奪如息者哉自
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聖人以信易食
而君子以信易生息不食言其可少乎

○集解云食言者謂
言已出而反吞之猶
飲食然喻言語之無
信者

○託六尺之孤輔幼
君也寄百里之命攝
國政也

○林氏曰里克親為
三怨之生弑二君故
無名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晉殺其大夫里克傳

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
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
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二大夫為子
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與欲
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
不鄭聘於秦且謝緩賂故不及公羊傳里克
弑二君則曷為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
大夫也然則孰立惠公里克也里克弑奚齊
卓子逆惠公而入里克立惠公則惠公曷為
殺之惠公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
人為爾君者不亦病乎於是殺之然則曷為
不言惠公之入晉之不言出入者歸為文公
諱也齊小白入于齊則曷為不為桓公諱桓
公之享國也長美見乎天下故不為之諱本
惡也文公之享國也短美未見乎天下故為
之諱本惡也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

○范氏曰殺奚齊卓
子者欲以重耳為君
重耳者夷吾之兄即
文公名也

克弑二君與二大夫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
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其殺之不以其罪奈
何里克所為殺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
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其為重耳弑奈
何晉獻公伐虢得麗姬獻公私之有二子長
曰奚齊雅曰卓子麗姬欲為亂故謂君曰吾
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胡不使大夫
將衛士而衛家乎公曰孰可使曰臣莫尊於
世子則世子可故君謂世子曰麗姬夢夫人
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家乎
世子曰敬諾築宮宮成麗姬又曰吾夜者夢
夫人趨而來曰吾苦飢世子之宮已成則何
為不使祠也故獻公謂世子曰其祠世子祠
已祠致福於君君田而不在麗姬以酖為酒
藥脯以毒獻公田來麗姬曰世子已祠故致
福於君君將食麗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
不試也覆酒於地而地竟以脯與大夫死麗
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

何遲於為君君喟然嘆曰吾與女未有過切
是何與我之深也使入謂世子曰爾其圖之
世子之傳曰克謂世子曰入自明入自明則
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可以生世子曰吾君
已老矣已昏矣吾若此而入自明則麗姬必
死麗姬死則吾君不安所以使吾君不安者
吾不若自死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為
壽矣勿脛而死故里克所為殺者
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

胡傳

里克弒二君與大夫不以討賊之
詞書者惠公殺之不以其罪也殺之
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為殺者為重耳也
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則謂克曰爾既殺
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為爾君者不亦
病乎里克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與欲加
之罪何患無詞臣聞命矣伏劍而死若惠
公既立而謂克曰先君命大夫為世子傳
世子死非其罪而大夫不之恤若奚齊也

○二君奚齊卓子也

○大夫謂荀息

○夷吾惠公名

○二孺子奚齊卓子也

○集解云此說為惠
公誣証里克之罪詞
也
○不以其官云殺其
大夫里克

秋七月

既有先君之命矣而大夫又殺之以及卓
大夫雖殺之獨不念先君之命乎則克必
再拜而死不復有言矣惠公乃曰又將圖
寡人是殺之不以其罪也
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附錄

左傳晉侯改葬共太子秋狐突適下
國遇太子太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
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聚秦秦將
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
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之祀君
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
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
生告之曰帝許我罪矣敝於韓○平
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卻稱冀芮
實為不從若重耳問以召之臣
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

冬大雨雪

兩于付反雪公作雹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

附錄

左傳冬泰伯使冷至報問且強三子鄭初舉吸七輿大夫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雖歎繫虎特官山祁皆里本之黨也平豹奔秦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忘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公曰失衆焉能殺違禍誰能出君

壬襄王十有一年

齊桓三十七晉惠二衛文十四曹共四陳宣四十四杞成六

宋襄二秦穆十一楚成二十三

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平浦悲反左傳春晉侯使以平鄭之亂來告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林氏曰以私惡謀亂國書名罪之書審從告

○穀梁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疏曰此里克同黨恐異故發之

○兼罪用事大夫如呂甥卻孫冀芮之類

○集解云里不十之黨如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雖歎繫虎特官山祁之類平鄭之子豹奔秦

胡傳

按左氏平鄭言於秦伯請出晉君則鄭有罪矣曷為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惠公以私意殺里克致之也春秋以大義公天下為誅賞故書法如此其稱國者兼罪用事大夫不能格君心之非至於多忌監刑危其國也

附錄

左傳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王命而悔於受瑞先自棄也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與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胡傳

襄陵許翰曰先乎陽穀之會為大雨雪後平陽穀之會為大雩信公賢君不能禮也齊桓做其怠忽而更與之俱隳于寵樂是以見戒於天如此以公夫人陽

○林氏曰齊侯之志荒矣

○集解云冬雨雪非異也而曰大雨雪則

異矣。周八月，夏之六月也。旱而大雩，病農害物，所以為辟樂之過，而天戒之也。

○夏之盟在二年

○范氏曰：宗諸侯謂諸侯宗之。

○疏曰：史記管仲之卒在桓公四十一年。計桓公四十年當魯僖十五年。而此云管仲死，皆不取之。史記之說云：閱之也者，閱其背楚，致禍歸齊，無福之意。

○滅弦在五年
○滅温在十年

○林氏曰：書伐書滅，病桓公也。以從會盟，徒以亡其國耳。

穀之會，觀之齊桓伯業怠矣。故楚大伐黃，不能救。凡此類屬詞，比事直書，于策而義自見者，也。

附錄 左傳：夏，楊拒泉、臯伊維之戎同伐京。師入土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於王。

秋八月大雩。兩日雩，不得兩日，雩得。○冬，楚人伐黃。左傳：黃人不歸楚。

胡傳：按穀梁子曰：貫之盟，管仲言於桓公，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閱之也。遠國慕義，背夷即華，所謂出自幽谷，遷于喬木。春秋之所取也。

被兵城守，更歷三時，告命已至，而援師不出，則失救患，分災攘夷，秋安與國之義矣。滅弦、滅温，皆不書伐滅黃而書伐者，罪桓公既與會盟，而又不能救也。

襄王十有二年。齊桓三十八。晉惠三。衛文十四。曹共五。陳宣四十五。卒杞成。宋襄二。秦穆十二。楚成二十四。

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附錄 左傳：春，諸侯城衛楚。

夏，楚人滅黃。左傳：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焉能害我。夏，楚滅黃。穀梁傳：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閱之。

○曲禮云諸侯失國
說於者侯食其饋餼
謂之屬公

○集解云江黃遠國
背楚而向齊厥夷狄
而莫中國尊以出百
幽谷遷于喬木義之
矣之而見滅又不奔
服公是言身知其為
實也

也之

胡傳

春秋滅人之國其罪則一而見滅之
君其例有三以歸者既無死難之節
又無克復之志貪生畏死其就誅辱其罪
為重許斯頓泮之類是也出奔者雖不死
於社稷有與復之望焉託於諸侯猶得寓
禮其罪為輕弦子温子之類是也若夫國
滅死於其位是得正而斃焉者矣於禮為
合於時為不幸若江黃二國是也其書滅
者見夷狄之強罪諸夏之弱責方伯連帥
之不脩其職使小國賢君困於強暴不得
其所公羊子所謂亡國之
善辭上卜之同力者也

秋七月

附錄

左傳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秋王子
帶奔齊○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

○林氏曰宣公卒子
穆公癸立

○義是二年城楚立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杵公作處

甲襄王十有三年

齊桓三十九晉惠四衛文
十三蔡穆二十八鄭文二

十六曹共六陳穆公欵元年杞成
八宋襄四秦穆十三楚成二十五
春秋侵衛

胡傳

齊桓公為陽穀之會是肆于寵樂其
行荒矣楚人伐黃而救兵不起是

春秋卷十三

十五

○鄭都，在王畿云。
○急謂急于心，楚謂
荒，行見尚書，六南
謨。

○陳啓曰：孟子曰：久
假而不歸，烏知其非
有此正，不文而歸之
証也。

○林氏曰：鹹，衛地，兵
車之會二。

○林氏曰：緣陵，杞邑，
不序諸侯，散辭也。是
故但曰諸侯者，不序
之，伯者之辭也。但曰
大夫者，不序之，君之
辭也。

于簡書其業息矣。然後狄人窺伺中國。今
年侵衛，明年侵鄭。近在王都之側，淮夷亦
來病杞，而不忘也。伯益戒于舜，曰：無怠無
荒。四夷來王。此至誠無息，帝王之道。春秋
之法也。齊桓晉文若此類者，其事則直書
于策，其義則游聖門者默識於言意之表
矣。故曰仲尼之徒
無道桓文之事者。

附錄 左傳：春齊侯使仲孫秋聘于周，且言
可。王怒，未怠其十年
乎。不十年，王弗忍也。

夏四月葬陳宣公。○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
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左傳：夏會于鹹，淮夷
秋為戎難，故諸侯成周。齊仲孫
秋致之。穀梁傳：兵車之會也。 ○秋九月大

零 ○冬八公子友如齊

附錄 左傳：冬晉荐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
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
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
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不鄭之子
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
罪。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
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乙襄王十有四年 齊桓四十。晉惠五。衛文十
六年。曹共七。陳穆二。杞成九。宋
襄五。秦穆十四。楚成二十六。

春諸侯城緣陵。左傳：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
焉。不書其人，有闕也。公羊傳
孰城之，城杞也。曷為城杞滅也。孰滅之，蓋徐
莒脅之，曷為不言徐莒脅之，為桓公諱也。曷

○楚丘，衛邑事見
○復解，再存三師城
○復解，善諸侯不序
○公十無虧桓公子
引見二年城楚丘下

為為桓公，說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耻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穀梁傳其曰諸侯散辭也，聚而文曰散何也？諸侯城有散辭也。桓德衰矣。
胡傳齊桓公城三國而書，詞不同。城楚丘而不序，城邢則再序三國之師何也？邢以自遷為文，故再列三師而書。城邢者美其得救，患分災之義，無封國之嫌也。准夷祀和，諸侯會于鹹城，綠陵而遷，祀則其專矣。故前曰後凡直書諸侯而不序也。為狄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桓公使公無虧成以甲士歸，其祭服乘馬，凡為國

○林氏曰季姬，魯女為鄆子夫人，故遇于防而使鄆子來朝。

○杞伯姬，莊公二十五年歸，子杞二十七年書，來僖公五年書來朝其子者。

用其力尤勤，其功尤大，其事尤專，而春秋責之尤重。曰城楚丘而不書，諸侯正王法也。是故以功言之，則楚丘為大，以義言之，則城邢為美。春秋之法，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者也。詳著城邢之師而深沒楚丘之迹，貴王賤霸，羞稱桓文，以正待人之體也。明此則知魯西不為管仲深畏仲由之說矣。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

綏友穀作繹，後同。左傳鄆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鄆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公羊傳鄆子曷為使平季姬來朝？內辭也。非使來朝，使來請已也。朝不言使言者，來請已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以病繹子也。

胡傳春秋內女適人者，明有所從，則繫諸國。若杞伯姬是也。其未適人者，欲有

○子叔姬宣公五年齊高固來逆者

○在家為女既嫁從入則為婦

○孟光梁鴻妻伯鸞梁鴻字後漢人後漢書有傳

○沙鹿山名也三傳不同大抵皆在於晉界也

所別則書其字若子叔姬是也季姬書字而未繫諸國其女而非婦亦明矣及者內為志內女而外與諸侯遇譏魯也朝不日使言使非正鄆子國君而季姬使之朝病鄆也魯秉周禮男女之際豈其若是之甚乎蓋魯公鍾愛其女使自擇配故得與鄆子遇於防而遂以季姬歸之爾有孟光之德有伯鸞之賢變而不失禮之正則猶可矣不然非所以為愛而厚其別也故稱及稱遇稱使罪魯與鄆以正男及之禮為後世戒也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左傳晉卜偃曰期年將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此邑也其言崩何藪邑也沙鹿崩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記為天下記異也藪梁傳林屬於山為鹿沙山名也無崩道而崩故志之也其日重其變也

○詩稱見雅十月之交篇○朱註云山頂日家舉者崔鬼也

胡傳

沙鹿晉地也卜偃曰昔年必有大咎國幾亡詩稱百川沸騰山冢岸崩言西周之將亡也書沙鹿崩於前書獲晉侯於後雖不指其事應而事應具存此春秋畏物之反常為異使人恐懼脩省之意也其垂戒明矣

狄侵鄭○冬蔡侯卒

許乙反穀梁傳諸侯時卒惡之也

附錄

左傳冬秦饑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號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慶鄭曰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魏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加勿與慶鄭曰背施幸民所棄也近猶離之况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丙子

襄王十有五年

齊桓四十一晉惠六衛文十五年蔡莊公甲午元年鄭

○林氏曰穆侯卒于甲午年立

文二十八。曹共八。陳穆三。杞成十。

宋襄六。秦穆十五。楚成二十七。

春王正月公如齊。○楚人伐徐。左傳徐即諸夏故也。

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盟于牡丘。左傳盟于牡丘。尋蔡丘之盟。且遂。救徐也。穀梁傳兵車之會也。

次于匡。穀梁傳遂繼事也。次止也。有畏也。公孫敖帥師及諸

侯之大夫救徐。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

次于匡以待之。穀梁傳善救徐也。

胡傳

楚都于郢。距徐亦遠。而舉兵伐徐。暴秦橫憑陵之罪著矣。徐在山東與齊密。邇以封境言之。不可以不速救。以形勢言之。非有餽糧越險之難也。今書盟于牡丘。

○林氏曰次子匡以待大夫之救濟之急荒可殆

見諸侯救患之不協矣。書次于匡。見霸主號令之不嚴矣。書大夫帥師而諸侯不行。見桓德益衰而禦夷狄安中國之志怠矣。

凡兵而書救。未有不善之也。救而書次。則尤罪其當速而故緩。失用師之義矣。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春秋謹始卒。欲有國者。敦不息之誠也。始勤而終怠。則不能久。而無以固其國矣。

夏五月日有食之。左傳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秋七月

齊師曹師伐厲。左傳秋伐厲。以救徐也。○八月螽。公作

梁傳螽。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會不致此。何以致也。

○季姬歸于鄆。○已卯晦。震夷伯之廟。左傳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庶焉。公羊傳晦者何。冥也。震之

伯之廟。左傳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庶焉。公羊傳晦者何。冥也。震之

伯之廟。左傳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庶焉。公羊傳晦者何。冥也。震之

伯之廟。左傳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庶焉。公羊傳晦者何。冥也。震之

伯之廟。左傳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庶焉。公羊傳晦者何。冥也。震之

○林氏曰夷伯。魯木夫展氏之祖父。夷。謚伯字。

○林氏曰。屬楚與國。桓公之會不至。至此始書桓德衰矣。

○范氏曰若契為殷祖棄為周祖疏曰始謂受封之君所以貴者由是德之本也言有大德故受高位高位由之而來故始封之君必為祖矣祖謂廟不毀也

○禮記祭法篇有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之事

○正義云光猶遠也

○林氏曰婁林徐地病齊也

者何雷電擊夷伯之廟者也夷伯者曷為者也季氏之卒也季氏之卒則微者其稱夷伯何大之也曷為大之天戒之故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晦冥也震雷也夷伯魯大夫也因此以見天子至于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為祖

胡傳

震者雷電擊夷伯之廟也。不曰夷伯也。天人相感之際微矣。夷伯者魯大夫也。大夫既卒不名。穀梁以為因此見天子至于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為祖。

冬宋人伐曹舊怨也。○楚人敗徐于婁林必敗

邁反左傳楚敗徐于婁林徐恃也。○十有一月

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秦始見經

○林氏曰韓晉地秦始見經此晉秦兵端之始○是故晉秦兵交始於韓而終於十三年之代

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悉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詐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太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為右。乘小車。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

○集解云秦西戎也
我中國而執諸侯於
諸夏亦病甚矣而專
罪晉以免秦不幾於
與戎狄而棄諸夏乎
何其取也必有以也

土而不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騰習其道唯所
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我事及懼而
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昧質興
外疆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
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
於我鬪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
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
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
狃况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
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
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
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
幸而得囚王成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濟而止
公號慶鄭慶鄭曰復諫違下固敗是求又何
逃焉遂去之深由靡御韓簡號射為右輅秦
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
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
曰二三子何其感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

○何氏曰舉君獲焉
重也

晉之妖夢是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
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后土實聞君之
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太子
瑩弘與女簡璧登臺而饗新焉使以免服衰
經逆且告曰上大夫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
相見而以與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
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
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
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感憂以車
我天地以要我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
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北天不祥必歸晉君
公子繫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桑曰歸之
而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
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
卻乞告環曰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
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
矣其卜貳圍也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呂

○集解云君者一國之主而師與大夫皆其命也故君見獲不書師敗績若晉惠公之類是也師敗績而大夫見獲皆書若宋華元之類是也

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群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歡惡我者懼庶有益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三之睽三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益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為雷為火為嬴敗姬車說其輓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止歸妹睽孤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速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傳魯背憎職競由人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

○范氏曰獲者不與之歸諸侯非可相獲

○疏云獲有七謂首擊一也晉侯二也華元二也蔡公子燮四也陳夏徵舒五也齊國書六也麟七也

親不憚征繕以立圍也曰必報讎寧事夷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戰析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晉君於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于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饑之粟曰吾怨其君而後其庸可冀乎姑櫛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公羊傳此備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也穀梁傳韓之戰晉侯失民矣以其民未敗而君獲也

胡傳

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罪晉也。獲
 晉侯以歸而經不書歸免秦伯也。書
 伐書及者兩俱有罪而以及為主。書獲書
 歸者兩俱有罪而以歸為甚。余此專罪晉
 侯之昔施幸災貪愛怒鄰而怨秦伯也。然
 則秦戰義乎。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
 之矣。其不言師敗績何也。君獲不言師敗
 績。君重於師也。大夫戰而見獲。必書師敗
 績。師與大夫敵也。君為重。師次之。大夫敵
 春秋之法也。與孟子之言何以異。孟子為
 時。君牛羊用。人莫之恤也。故以民為貴。君
 為輕。春秋正名定分。為萬世法。故以君為
 重。師次之。堯以天下命舜。舜亦以命禹。必
 稱元后為先。此經世太常。而仲尼蓋祖述
 之也。惟此義不行。然後叛逆之黨有
 託以為民輕棄君親而不顧者矣。

春秋四傳卷之十三

○孟子盡心篇云孟
 子曰民為貴社稷次
 之君為輕

○集解云夫春秋之
 所書者正其分也孟
 子之所論者正其義
 也是故領軍行師者
 當以春秋為法治民
 事神者當以孟子為
 法治身之論之則輕
 重有所定矣

